

贰零壹陆



# 2016年 中国儿童文学精选

孙建江  
张洁  
主编

孙建江  
张洁  
主编

# 2016年 中国儿童文学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6 年中国儿童文学精选 / 孙建江, 张洁主编. --  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  
(2016 年选系列丛书)  
ISBN 978-7-5354-9317-0

I. ①2… II. ①孙… ②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  
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8704 号

责任编辑: 杨 岚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刘 星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咸宁市国宾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3.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54 千字

---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## 目 录

### 小 说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003 | 倒霉的小沙表弟（外一篇） | / 秦文君 |
| 008 | 血肉故乡         | / 常新港 |
| 020 | 一头野猪         | / 吴洲星 |
| 030 | 天晴了，下雨了      | / 彭学军 |
| 044 | 树上的陈光        | / 祁 智 |
| 054 | 黑暗中的琴声       | / 赵 菱 |
| 066 | 秃头外公的“闹瓜瓜”   | / 朱 桥 |
| 075 | 一个人的香火龙      | / 郝 周 |
| 085 | 蒲公英之歌        | / 三 三 |
| 097 | 布果的游戏        | / 席懿光 |
| 106 | 跳过橙子圈        | / 周 静 |
| 115 | 把柄           | / 韩丽君 |
| 123 | 莲蓬           | / 韩青辰 |
| 132 | 鸟衔落花         | / 马三枣 |
| 142 | 鹤儿飞呀飞        | / 吕 翼 |

## 童 话

- 153 乌鸦车站 / 顾 抒  
162 胖叮与茶壶合唱团 / 常 瑞  
166 门牙阿上小传 / 汤 汤  
179 空空如也 / 孙玉虎  
187 旅人的网兜 / 孙 昱  
189 妖精的跳棋 / 王君心  
196 寻找者的街道 / 童 子  
203 爸爸、我和世界的尽头 / 薛 立  
212 旧日之书 / 星 子  
222 爱抱怨的老巫婆 / 顾 鹰  
225 木瓜奶奶的云 / 吕丽娜

## 散 文

- 231 冬夜说书人 / 徐 鲁  
235 早安，彼岸的朋友 / 孙建江  
240 声声不息 / 陆 梅  
242 红幕 / 梅子涵  
245 一年级的小男生（外一篇） / 张之路  
248 傻笑好 / 桂文亚  
250 独龙江边约多美 / 吴 然  
259 银铃铛 / 雁 阵  
266 阳光下的母亲 / 刘柠柠  
270 一枚亮闪闪的银币 / 刘第红  
273 糖人 / 九 穗

- 279 想做神枪手的日子 / 小河丁丁
- 284 最好的时光 / 简 平
- 288 暖房子的人 / 甜老虎
- 290 做个蝴蝶的梦 / 赵 霞
- 293 遥远的相似性 / 孙雪晴
- 295 北疆春日 / 张锦贻
- 299 五只蚕豆耳朵 / 高巧林
- 302 植物里的数学家 / 黄文军
- 307 兰之养 / 刘运辉

## 诗 歌

- 313 嘿!你进化了吗(外一首) / 林焕彰
- 315 风从大门前跑过 / 王立春
- 316 美丽的飞行 / 凌代坤
- 318 轻轻地打开书页 / 金 本
- 320 春天假装逃跑(外一首) / 刘保法
- 323 我正躺在作业里想事情 / 金 水
- 324 听话的孩子怎样狂欢 / 邱易东
- 326 从前,有一个爱笑的小女孩 / 张 燕
- 328 春天的小苗 / 应拥军
- 329 远行 / 李学斌
- 330 风的独白 / 陈天中

## 幼儿文学

- 333 大象先生感冒了 / 两色风景

- 335 信封里的小朋友 / 李 想
- 337 兔子有三个洞 / 任溶溶
- 339 山姆的宠物 / 翌 平
- 342 世界上最调皮的梦 / 田秀娟

## 寓言

- 347 空话开会 / 汤祥龙
- 348 荷花为什么美丽 / 凡 夫
- 350 挑战狮子的母羊 / 周冰冰
- 351 寂寞 / 唐和耀
- 352 小男孩与海妖 / 唐中理
- 353 山风 / 余 途

## 特别推荐

- 357 儿童文学感言八则 / 任大星

## 附 录

- 363 年度短篇延伸阅读选目
- 366 年度原创文学专栏选目
- 367 年度论著选目
- 369 年度中国儿童文学精选专用电子邮箱

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李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杨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《中国文学史》

王 明



## 倒霉的小沙表弟（外一篇）

秦文君

### 一、老岩石

有件事情不值得夸耀，可也没法隐瞒，那就是，表弟小沙和我在同一个班级。

小沙总叫我“阿哥”，叫得响亮，口齿清楚，听起来好像我比他大许多岁，是留级下来的。其实我只比他大二十七天，一个月都不到。

小沙像他的名字，小小的，但不安定，风一刮就满处跑。他坐在课堂里，从来没安静过，一会儿挪凳子，一会儿挠头皮，一会儿鞋尖搓地，总之，就像一颗被风吹动的沙子。

老师当然不满意。

我们的老师姓洪，听起来像红颜色的红，我希望她天天穿红衣服，像一盏红灯一样鲜艳醒目。可是她喜欢绿色，绿裙子、绿发卡、绿鞋子，可惜，她的手不是绿色的，否则碰到小沙乱动，她用绿手一指，准让胆小的小沙灵魂出窍，不敢犯规。

绿裙子老师一点也没有杀手锏，她总对小沙说：“管住你的手和脚好不好？”口气很软，就像是和他商量事情。

小沙的坏习惯传到姑父的耳里，姑父火了，星期天罚小沙坐一堂课，要他把手放在背后，一动不动。

姑父举着尺在一边守着，小沙看着老老实实，可是三刻钟后，姑父发现小沙实际上一分钟也没停过，他把椅子靠背抠得掉了漆，这三刻钟的工程，把他的长指甲都磨平了。

看样子，谁也管不了小沙。

校庆日快到了，我们班演一出童话剧，许多男生都争着演老岩石爷爷，因为演那老头能在下巴上粘白胡子。可是绿裙子老师却选中了小沙。

小沙笑得合不拢嘴。在剧中，他不但能粘长长的白胡子，还被三个女生叫爷爷，另外，在童话剧结束时，会有人在他胸前别红花。反正，所有的好事都落到他身上。

当然，演老岩石爷爷必须在舞台上一动不动，像一块真正的岩石。这下，小沙天天对着墙壁练习，果然练得像一块硬硬的、踢也踢不动的岩石。

童话剧演得很成功，小沙成了热门人物。后来，不知怎的，他上课也能像一块岩石一般一动不动，也许是钻在角色里没出来，而且，他在笔记本上写道：我屏住气的话，说不定能演死人。

现在，他不提演死人、演岩石的事了，上课却安分许多，不再像被风吹来吹去的沙子了。

## 二、公平交易

表弟小沙，实在瘦弱极了。像一根稻草，特别是他的两条大腿，看上去比林第一的胳膊还细。天知道，他为什么那么可怜。

暑假前，全班体检，在称体重时，小沙的体重成了大家的笑柄。小沙觉得丢脸，发誓要在暑假期间变成个大块头！

小沙来求我，让我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一个暑假下来增加个十斤二十斤。他还许愿说，只要我帮成了这个忙，他存的零花钱一分为二，一半就归我。

我当然不会推辞——谁都知道，小沙很会省钱，买东西都让我陪着，我能算出他至少有一百块。再说，减肥难，想胖最容易，只要像胖子那样，多吃，贪睡，多笑，嗨，简直小事一桩。

从暑假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全权负责他的增肥行动。早餐，我要他吃五道点心：一碗面条、两个包子、三块糕点、四根油条，外加一碗放五匙白糖的牛奶。小沙变胖心切，硬着头皮吃下那一大堆东西，然后，坐在那儿一声一声打饱嗝。

吃的方面，进展顺利，小沙每顿像豁出去一样，吃很多，有时撑得翻白眼，也毫无怨言。而且，为了迅速增肥，他还吃过发酵粉，尝过猪油渣，口渴时喝好几碗糖开水。

可是，小沙做不到贪睡，他觉得睡觉是活受罪，经常睡不着。只是晚上别人都睡了，他不敢独自留下来玩，只能一起睡。

我要求他每天至少睡三次觉，他像受刑一样惨叫。最后放低要求，答应每天睡两觉。

暑假的每天中午，小沙按时睡午觉，还打呼噜、说梦话。可惜，他并不是真睡觉。那次我趁他打呼噜时，想点一点他究竟剩多少零花钱，手刚伸进他的衣袋，他就大叫：“捉贼！”最后，我只好取消他的午睡，否则他每天打两个小时假呼噜，太辛苦，会越来越瘦的。

至于多笑，是最容易的，挠小沙脚底，或是在他脖子里吹口气，他就会笑。我统计过，我能保证他一天笑七百次以上，其中长达一分钟的笑有五十次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十次。

暑假结束时，小沙去称了体重，终于重了九两，一斤不到。我向他讨一半的零花钱，他不给，跑到厕所去蹲了一会儿，再回来称，又轻了九两，天知道他的这一招怎会这么厉害！

既然重量没增，我只好放弃分他的钱。

不过，隔了一天，小沙主动给了我十块钱，因为我给他献了一条妙计：下次再称体重时，在衣袋里装两块生铁……

我为小沙去除了烦恼，他给我一笔报酬，这算不算是公平交易？

（选自《故事大王》2016年第5期）

## 邻居男孩

### 一、说鬼大王鲁鲁

我童年住的那幢房子中，喜欢扮鬼吓人的捣蛋鬼不少，像小鸽，弄不好就站在暗处伸出舌头装吊死鬼。可要是鲁鲁一出场，谁都不得不承认，装鬼是他的专利。

鲁鲁是个瘦极了的男孩，穿窄窄的裤子，裤腿仍会哗哗飘得像灯笼裤。他脸上没什么肉，腮帮子瘪瘪的。平日里他好像有些死气沉沉，但一说起鬼故事来，他双眼就像小支光的灯一般闪着幽幽的光，而且喜欢两只手突然朝某个听众掐去，弄得别人面无人色。

一天，大家聚在他家，听他说最拿手的落水鬼。说到最关键的“落水鬼”在地底下噗噗地敲时，他宣布要上厕所去，让大家到外面走一圈，五分钟后老地方老座位再讲下一档。

五分钟后，大家在老地方坐下，却不见鲁鲁本人。大明说：“他别又出新花样了。”大明是个学过武术的男孩，他不能像女孩那样尖叫，可听故事时，总是脸色煞白。

“大明害怕了？”小鸽问。

大明当然不会承认，就在他说“我天不怕地不怕”时，突然，地底下传来噗噗的敲打声，和故事中的落水鬼的手法不相上下。

大家屏息敛气。紧接着，传出一声凄厉的怪叫，只见床底下蹿出一个真正的鬼：一身黑，唯有长舌头是鲜红如血。大家狂叫起来，逃的逃，哭的哭，乱成一团。这时，那鬼才哈哈大笑，说是为了逼真，特意演了鬼。

从此，再也没人上门听鬼故事了，胆小的女孩见了鲁鲁本人也像见了鬼似的，转身就逃。鲁鲁反而得意起来，常常在晚上出来活动，搞些恶作剧，像躲在漆黑的楼梯拐角，听见脚步声就猛地伸出舌头，弄乱头发，把手电筒拧开照在舌头上。一时间，大家都紧张极了，男孩们更可怜，明明害怕却又不能表露。

鲁鲁扬言说：他不需要再装鬼了，因为出了个真鬼，真鬼手中有两种草纸，一种红，一种绿。鬼给人红草纸，那人第二天就死；给绿草纸第三天就死。反正，弄得人心惶惶。

这天，大明从外婆家回来，大门口就碰上扑上来的举着红草纸的真鬼。他吓得半死，可想想反正要死，不如与鬼拼一拼。大明学过武术，一个绝命掌劈去，鬼大叫：“救命！”

鲁鲁鼻青眼肿了好几天，好像从此就断了装鬼吓人的嗜好。

## 二、锦发

这幢房子中，最受欢迎的男孩叫锦发，他家与小燕家沾了点远亲，据说一千年前是一家人。小燕口口声声称他为“锦发表哥”，再加上锦发的生日在元旦，同龄人中几乎都被他占去了年龄上的优势。

锦发也确实像个表哥——自家的哥哥往往对妹妹管头管脚、恶声恶气的，比如像小鸽，他永远是对外人客气，对自己的妹妹横眉竖眼。而表哥隔了一层，仿佛不会对表妹蛮不讲理。

锦发表哥也很帅气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口袋里永远装着四四方方的干净手绢。他对女孩很温和，从来不拿出男孩的厚脸皮。

暑假中的一天，整幢房子的小孩约好早上八点在房子大门口集合。因为前一天对面一幢房子的孩子爬进我们的花园，还带了一只狗，狗拉了许多屎，所以我们准备集体上门交涉。

不到七点，小鸽就在大门口登记人数，做自愿的联络员。一直到八点钟，别的人都到齐了，却独缺锦发。小鸽去催了三次，锦发才来，他说：“早上是读书的好时光，古人也这么说。”

大家也没感觉意外，每次约会，锦发都会迟到，也都会彬彬有礼地搬出古人的话。

大家浩浩荡荡地开到对面一幢房子的大门口，对方却不来谈判，而是集中在二楼，从窗口探出身来看热闹。锦发气得两只耳朵红起来，大叫：“贼寇！”

不知是对方听不懂古话还是更高明，他们放出了一条喜欢乱拉屎的狗。那狗有点脱毛，懒兮兮的，本不可怕，可此时，它的脖颈上挂着张纸牌，上面醒目地写着：我是条疯狗。

这下，人群大乱，听说疯狗咬起人来不把整块肉咬下来是不肯罢休的，又有许多得狂犬病的恐惧传闻。

二楼窗口伸出几只脑袋，大声教唆那狗，于是，狗就东冲西撞，更加疯狂。女孩们都吓得尖叫，小鸽也拔高嗓门大叫：“快逃！”

这时，突然听到锦发叫道：“别逃，不要怕。我就不怕。那不是疯狗，疯狗的眼睛应该是红的。”

在锦发的号召下，大家都勇敢起来，小鸽甚至脱下鞋充当手榴弹。小燕喋喋不休地说：“锦发表哥就是不一样，好佩服哦。”

她话音未落，那狗倏地朝锦发扑去。

锦发愣一愣，扭头就逃，逃得比女孩更仓皇，是那种吓得魂飞魄散的逃。直到锦发“咚”一下绊倒在地，那狗才停下，轻松地摇了摇尾巴。

(选自《故事大王》2016年第6期)

►►延伸阅读：童话《小熊包子的冒险故事》（《故事大王》2016年第7、8期）；散文专栏“傻瓜相机”（《新民晚报》）。



## 血肉故乡

常新港

帮子的爸爸说夜里有大雪。我和树根在帮子家玩得正欢，不听帮子爸说什么。帮子爸又说了一句：“今晚上，可是大雪啊！”我们这才回头看着帮子爸爸。帮子代表我们几个孩子问：“多大雪？”帮子爸爸就说：“让你们出不了门的大雪！”

帮子和我都不信，因为大人们习惯了经常吓唬我们。我们接着玩弹脑门儿的游戏，就是把黄豆粒攥在手心里，让对方猜测黄豆是单数还是双数。猜错了，就用手指猛弹对方的脑门儿。猜对了，就被弹。这种游戏的结局，往往是帮子宽大的脑门儿被我弹得锃亮，变成了暗红色。

帮子的妹妹叶子总是跟她妈妈说：“我哥傻！”她妈妈就问：“你哥咋傻了？”叶子就指着帮子的脑门儿说：“你看啊，我哥的脑门儿，都被大水弹肿了！”

帮子妈妈一听，放下手里的大酱碗，走过来，用手把帮子的脸扳正了，仔细看了一眼：“大水啊，你的手劲很大啊！咋把帮子的脑门儿都弹变形了？”帮子妈妈故意夸大了事实。

其实，我的脑门儿也被帮子弹得火辣辣地疼。这时，帮子妈妈手指上残留的香香的大酱，抹在了帮子的鼻孔边上，让帮子闻到了。他不管自己的脑门儿怎么了，先抓起妈妈的一只手，用嘴巴去舔妈妈手指上的大酱。他的动作，很像他家那只贪婪的狗。

他妈妈又气又好笑：“都看看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儿子……”说着，她用手指头在大酱碗里抠一下，塞进帮子的嘴巴里，又在碗里抠一下，塞进我的嘴巴里，把我们轮流喂了个遍，问：“香吗？”我们都点头承认香，不敢张嘴说话，怕嘴里的大酱掉出来，帮子的妈妈和我们就忘了帮子的脑门儿到底变没变形的事了。我一直记得帮子用白菜帮子蘸酱的吃法，一

整根用开水焯过的白菜软软地被他举到空中，白菜上滴着深红色的酱，他飞快地张开嘴巴从底下接住，像狼吃肉一样，把一整根白菜叶吞进嘴里。

那天离开帮子家时，他爸爸还嘱咐我：“大水，别忘了回家关上鸡窝门，要不，它们都要冻死了！夜里有大雪！”帮子把我们送到门口，对我和树根说：“明天到我家接着玩！”我望着帮子锃亮的大脑门儿忍不住笑。

树根跟我告别时，还凑过来问我：“你教教我，手指弹出去，怎样才有劲，才够狠？”我不教他，反问他：“你学这个做什么？还想把人家的脑袋弹掉了？再说了，会用这个力，是天生的！你学不会！”

树根抬腿就踢我。我一闪，就躲开了。我说：“躲闪的反应，就是天生的！”树根气得骂我。在农场长大的男孩子，嘴都脏，顺嘴就骂人，女孩子也骂人。我们就那样相互骂着，又谁都离不开谁。能尽情地骂对方不是恨，是亲密无间。

我家和帮子家相距五六十米，树根家跟我家有五六十米，我们三家和大约一百多户农场人共用一口水井。我们仨在夏天趴在井台上朝井底望，井底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圆镜子，圆镜子上映出三张小黄脸。

帮子问：“大水，你掉下去，能活下来吗？”

我摇着头：“只能等死。”

树根说：“掉下去，肯定完蛋了！”

帮子又问：“你们说，这井有多深？”我说这眼井有四十米深。树根说有四十五米深。帮子大叫道：“你们俩的眼睛是出气用的？这还看不出来？”

“多深？你说！”我问帮子。

“最少七十米深！”

我就去问帮子的爸爸，这口井到底有多深？帮子爸爸说：“这口井是我们打的，一共是二十一米深。”

帮子一听就要赖：“怎么样？我说有二十七八米深吧！比你们俩说得准！”

树根知道帮子耍赖，就说：“不跟你扯了！”

深夜下大雪时，我不知道。北大荒的孩子有谁趴在窗前傻乎乎地等雪呢？我以为天还没亮，其实，雪已经把低矮的窗户埋住了，让冬日的阳光无法透进一丝一缕。我听见爸爸在炕上说了一句：“天也该亮了？”他一看表，就吃惊地坐了起来：“九点多了？天怎么还黑着？奇怪，鸡鸭也不叫啊！”

我还没完全醒来，以为是爸爸在梦中跟我们说话。在这样的寒假里，我们都把中午当成了早晨，睡懒觉是很幸福的。

一直到听见爸爸在嘿嘿地使劲推门，推开了一道门缝，让雪和室外的冷气灌进屋内，我才被涌进的凉气真正激醒了。

妈妈突然从炕上披衣跳到地上，惊慌地叫道：“坏了坏了，我的鸡，我的鸭！我昨天忘记关鸡窝门了！”

我也忘了关鸡窝门这件事情。昨天傍晚从帮子家离开时，他爸爸还再三嘱咐过我，却让我忘得干干净净。

院子里的雪有一米多厚，直接把鸡窝的窝顶盖住了。爸爸挥锹铲出一条路，一直挖到鸡窝门口，雪把鸡窝门堵得死死的。爸爸跪在地上，开始用手把鸡窝里的雪朝外掏，妈妈也跪在爸爸身后，不停地问：“怎么样啊？都冻死了吧？”

因为妈妈在身后催促，爸爸像老鼠掏洞一样，用手朝外掏雪，屁股露在外面扭来扭去，头都拱进鸡窝里去了……

“都死了吧？你看清没有？数一数啊！”妈妈仍跪在爸爸身后催着，想亲自钻进鸡窝看个究竟。

爸爸的上半身从鸡窝里退了出来，脸上沾着雪和鸡窝里的鸡毛、粪便，但是面露喜色：“活着，它们都活着，我数过了，一只不少……”

妈妈不放心，把爸爸拽到一边，她也把头伸进鸡窝，查了半天，出来了。妈妈的脸上是宽慰的笑容，她和爸爸站在院子里相互用手摘着对方头发上的鸡毛和脏东西。“我要庆贺它们没冻死，给它们拌点好吃的料！”

爸爸说：“我都挖了半天雪了，先给我弄点吃的吧！”妈妈一脸喜色地说：“都吃都吃，你吃孩子吃鸡鸭也要吃！”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有人大喊：“大水！大水！……”是帮子站在他家的院子里叫我。因为雪太厚，他过不来，我也去不成。看不见帮子人影，他的声音就像从雪被上滚过来的，又像从雪被里面钻过来的。

“你快铲雪吧！挖一条来我家的路！”

“掏雪洞！”我喊道。

我站在院子里说：“我要掏一条直通帮子家的雪洞！”爸爸听了，摇头说：“不好掏的，掏歪了，你就掏到国外去了！”

帮子跟我喊话，我们俩同时掏雪洞，然后在我们两家的中间位置胜利会师。在掏雪洞的时候，我手里的铁锹碰到了——一个硬硬的东西，用力一擦，硬东西就掉到我眼前了。一看，我心里难受了一下，是一只昨夜里迷